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贪污指南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贪污指南

曹征路

贪污指南

曹征路*

宣布实行“两规”时，他轻轻嗯了一声，心里有被蜇了一口的感觉，说一点没有那不是事实。这就像在某个场合秘书不恰当地催他吃药，或者说夫人来电话一样。但他表情镇定，一点也不惊慌，根本不像电影上演的。那个中纪委的人念完决定，就把两只眼定定地放在他脸上，等待他的反应。好像等待一次爆破，一个亮相，他咆哮如雷或者瘫软在地，把屎尿拉在裤裆里。他们总是这样想的，肯定是这样的。然而他没有，什么动作也没有。

“三讲”都讲过了，上面也验收了，他的发言印成了材料，有几句话还登在报纸上。谁想到还有这一出。

从他的座位望出去，透过落地窗，可以清楚看见对面富

* 曹征路 男，现在深圳大学任教。著有短篇集《开端》，中篇集《只要你还在走》、《小鬼》等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豪大酒店的楼顶。这幢二十四层的楼房就在他脚下。此刻楼顶有两个青年人，好像是酒店的保安，一男一女，搂在一起。那男的一只手正向纵深挺进，而女的身体像蛇一样扭动缠绕。这情形确实很少见很精彩，从窗子看出来，就像演着一部没有声音的电视剧。这些天天一直阴着，阳光难得一现，这么灿烂的阳光底下，这种动作有点激动人心。连他们都懂得，这种地方其实最安全了，离太阳很近，越近越安全。除了上帝谁也不会看见。人在仰望的时候身子先就矮了，谁还能想到二十四层楼的楼顶此刻会有什么浪漫镜头。他看见了纯属偶然。整个政府大楼只有他这一间办公室高过富豪大酒店，而且他平时也不大回办公室。

这是一个春天的中午，他接到通知，让他回来接待一个什么代表团。

他的嘴角抽了一下，想笑又不敢笑的样子。这个小动作被那个人捕捉到了，那人疑惑地回过头去看一眼，也笑了，笑得肩头麻花一样扭起来。但转过脸来却是愤怒得不行，也许他们以为受到愚弄了吧。当然，现在还不能把他怎么样，现在他还是“肖建国同志”。

他赶紧低下头，问，我可以带点东西吗？换洗衣服可以。总要带本书、笔记本什么的吧？会有人替你准备的。冷得像块铁。

走出电梯，还有好几个人上来打招呼。他点点头，没有表情，和平常一样。平常他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。平常也总有一些人围在他身边，有事没事都是这样。好像他随时都有危险，这些人随时都准备冲出去献身。他烦起来不免要把

他们臭骂一顿，过后还是一样。这是没办法的事。当然在某个特定时段，他们还是识趣的。他们会像轻烟一样消失，下一次又轻烟一样聚拢。现在他终于轻松了，身边又换了一群人。而且再没有下一次了。

他们坐的是一辆黑色的“子弹头”，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本市的车。他的车就在不远处泊着，橘红色，车尾很高，像一只傲慢的大公鸡，在阳光底下撅着屁股。他不知道要到哪去，他也懒得去想，想了也没用。这几个人很不客气，一上车就把他夹在中间。而且他们一上车就好像突然放松了，高声大气的，还带着脏字，一点不像北京大机关来的。他们沿滨海大道走，一边欣赏赞叹一边还说：妈的修得这么好。操！

滨海大道是他的杰作之一，不记得是第几个“十件实事”了，总之都是从他手上过的。以往有领导来，都是他陪着参观。领导说，不错嘛，有发展眼光。他就笑笑而已，并不多话。谁都明白，领导夸这座城市，就是在夸他。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。说多了反而显得浅。可是这会儿，他就特别想说，特别想告诉他们，这条路是自己主持的，总造价是多少，每一个独特的设施是怎样构思的，为什么要搞隔音墙，为什么红树林怕噪音，为什么红树林是胎生植物，为什么，为什么。因为干一行才知道一行，因为干这一行才会爱这一行，因为这里头太复杂太微妙太狡猾太有趣了，因为现在哪怕做成一件小事都是那样的不容易。

然而他们不给他机会。他们只会高谈阔论，说些不着边际的外行话。瞧这车开的。这他妈的路。听说连沥青都是进口的。坐司机旁边的老头儿，好像是负责的，姓王，吃惊地

回过头来问：是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没人能回答，他只好答：有。他心想，你们不也觉着舒服吗？都不吭了。一时间全是轮胎发出的沙沙声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后座的一个小伙子突然高声道：还不是为了拿回扣？还是港币！又都笑起来。他回头看看，小伙子脖子涨得跟脸差不多粗。

他们吃了红灯。

过了这个道口，就是边检站了。然后就是高速公路，然后高速公路不知会把他带到哪儿去。想到这一点，他陡然有点恐慌，好像到这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身份。他开始东张西望。

这个红灯怎么这么长？怎么设计的？那老王有些不耐烦。

他不想再回答他们。回答什么其实都没有意义。他们只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。在沥青里加上一种化学成分就可以让路面寿命提高十倍，可国内厂家谁也不愿做这件事。因为这会砸掉很多饭碗。他就不这样干，他宁愿花高价去进口，也不愿养人。这道理你跟他们说得通吗？这条横马路是通向口岸的，为了疏通这里等待过关的货柜车，他想了多少点子？他在这里反复测算了好几个夜晚，有一次淋了雨，他差点搞上肺炎。后来就下决心在这里搞立交，设计方案都出了好几套。要搞就要搞得像样，但搞大了又涉及拆迁和预算，又涉及财政和招标……他们哪懂这些？他们只知道你搞项目就是为了搞钱。搞钱就是为了贪污。有这么初级阶段的吗？那他也不叫肖建国了。

上高速之前，他们突然说要吃饭，车就拐到边检站广场前面的小饭店去。他有点发愣，说，我不吃。那老王说，你

要是不好意思，可以替我们买单。他说，我没钱，我从来不带钱的。他们就笑：放心吧，没人愿意吃你的，脏。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不想吃。他们就发火了，不吃就看我们吃！这样他就没办法了，现在他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他只好下车，在这个看都不想看一眼的地方坐下来。

不过还好，这家饭店已经换了主人，桌椅也不是从前那种塑料的。

几年前，他在这个地方差点跟人打过一架。为了吃何娴的醋。这样的事说给谁谁都不会相信的。市长大佬吃醋，真是这样。当时如果有枪，那香港小胡子骨灰怕都找不见了。他操起椅子砸过去，椅子从小胡子头上飞过，弹在墙上，又钻出玻璃窗，椅子背当时就开裂了。他不知自己竟有这么大力气，塑料椅怎么可以这样不禁摔。后来有几个老总知道了这件事，有要拆掉这家饭店的，有要摆平小胡子的，还有要惩治何娴的，都被他的一声不吭给挡了。

那是一个转折点。

其实他心里何尝不清楚，这些人不过是想讨个好，他们并不欣赏他的痴情他的失态，尽管嘴上那么说说。重情重义，好人好汉，其实心里头都在暗暗好笑。女人，在哪儿没有女人啊。何况是那么一个不识相的女人！

那确实是一个转折点。那以后真的是放开了。他想开了。他们安排过很多次活动，香港、澳门、广州、北京，每次都有新的介绍。本科生、硕士生，还有一个是在读博士，说是研究昆虫的。小姐都放得开他有什么放不开的？不过他始终不能忘记何娴。到现在他也不明白何娴，为什么要那样？

他们从来没有争吵，甚至可以说每次都很温情。何娴是个温顺的女子，说话慢慢的，动作轻轻的，从来只有答应声音。她对照顾体贴从来都不挂在嘴上，而是让你从心里感觉到。她像是一朵云，轻柔绵长，若即若离，不觉着心就软了。她从来没提过什么过高的要求，儿子要上个好学校，这还能算是要求吗？

可是，可是她竟然那样！开头有人提醒他还不相信。后来他亲眼看见了，他还能不信吗？他希望听到解释，哪怕说声对不起也好，可她就是不吭。那天在小饭店里，何娴始终没吐出一个字，只是簌簌发抖，抖得让人心疼。在反光镜里，他看见她眼里有一包泪，旋着旋着才滚下来。车上立交了，还一直是那个姿势。

吃过午饭个个昏昏欲睡，只有前头的老王保持清醒。老王碰到了他，递过一张纸巾说，擦擦吧。

他一惊，这才明白自己是流泪了。

老王说，难过了？难过了就好好反省。有什么话回头再说。争取早日解脱。

他擤着鼻涕说：嗯，嗯！

二

王启明原本是不想下来的。有很多很多的理由都可以赖着不走。50岁的人了，真要耍赖皮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倒也不是舍不得北京舍不得家，从前出差就跟上厕所似的，没定性，一年里总两三个月在路上过。不想下来是因心里憋气。

他是学纺织机械的，一参加工作就搞综合平衡，副处长、处长、副局长、局长，忽然一下就成了毫无用处的人。好像他就等于计划经济，用了他就是倒退。把他排斥在外就是坚持改革开放。

从前，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人物，手里把着上百亿的资金，批个项目就跟玩儿似的。从前人老实，到哪里顶多也就吃的好一点住的好一点，带五斤香油都要作检讨。哪像现在？现在倒好，一个比一个牛。什么都放开了，他反而没戏了。没戏也就罢了。据说是怕引起误解，好像综合平衡又来了。一次通知他回机关参加座谈会，差点连大门都没让进。

开头还到处跟人家说，在家看书多自在啊，从前哪有这享受？从前他就喜欢抠历史。开头老跑北图，他还真的结识了一帮书虫子，俩火烧一碗杂碎汤能在外混一天。可冷板凳坐长了，屁股倒不觉冷，心就冷了。

有一回组织部来电话，是个处长，说是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。他屁颠屁颠说那我就到部里来谈吧。处长说不用了，就是有一个纪委书记的职位不知你愿不愿意去。一打听，才是个处级单位。还说如果不想去连这个都困难了。于是他就把话说得很难听。他说我还是上北图吧，你们能把书虫子也踩死了？

和他相似的干部有一大批，会钻门子的都有了好去处，唯独他成了“最正直”的人。他们局有四个局级干部，三个都分得不错，一个黄晓敏，和他同年，去了一家大公司当稽查员，每次回北京都带两辆车，一辆奔驰自己开，一辆奥迪说是驻京办事处的，其实就是老婆孩子的教练车。见面就说些

莫名其妙的话，“市场经济就是烦人经济”啦，“无边落发潇潇下”啦，他就不想想从前挤公共汽车是什么滋味。另一个张慧，比他还大两岁，却升官当了副部长。他的咏叹调档次要高一些，“不自由，放个屁都要打报告”啦，“千头万绪”啦，好像全世界的矛盾都等着他出招儿似的。还有一个许克宽，去了美国读 MBA，年轻人更是牛得不行，开口就是大趋势，好像早就对中国洞若观火了。

他当局长惟一的收获就是和几个副手相处得不坏，几个人刚分手时还有联系，有一年春节还聚过一回。当然话不投机，时间一长自然也就淡了。不过说起来还称他老领导，“各人的机遇不同”，“如今像你这样正直的人已经不多了”，如此而已。

然后忽然有一天，他的“正直”就被中纪委起用了。

交代案情时，人家就告诉他这是块硬骨头。此人是个很著名的实干家，抓工作很有一套，也很能吃苦。举报信是匿名的，其实就是真名也没多大用处，巨额财产来历不明，这是事实，本人也不否认。至于为什么要动这个人，中纪委没解释，他也就不好问。

“您是老领导了，经验比我们丰富。”跟他谈话的是一个处长，顶多三十岁，自然十分客气。他想，老当书虫也不是个事，出去走走也行。如果能搞出点成绩，组织部或许能重新考虑亦未可知。

几个回合下来就知道难弄。说肖建国是块硬骨头并不确切，他不硬，态度好得出奇，很愿意配合专案组把问题搞清楚。问到每一项工程他都能从头说起，怎么设想，怎么立项，

怎么组织，怎么落实，甚至很多数据他都能一口报出来。就是在节骨眼上他自己不见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好像他是个无名英雄，在需要表彰的时候悄然离去。还可以打个这样的比方，他们就像钻入一堵棉花墙，左冲右突都过不去，偶尔透过的一丝光亮，只要你想抓住它它就消失，如果你不去理它它就一直亮着。

还有一层困难，是很难说明白的。他有点惧内。老婆有点高干背景，心高气横，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。所以从前特别喜欢出差，一出家门就松了一大口气。现在虽说那背景不在了，可老婆的气势犹存。一接到任务，老婆就说，知道为什么又起用你了吗？王启明摇头说不知道，然后看着老婆。而老婆并不给答案，只给一个高深莫测的眼神，似乎这事和老头子有关，还牵扯着一个核心机密。她分析这里头的伟大意义是：特区是个样板，中央直接抓的，它的一举一动都和上面连着，这样一级的干部绝对不是无根的浮萍。这样的事也绝对不是小范围的影响，弄不好就是个国际性的。想想也是，他们这次行动涉及的几个人，地方党委都不能插手，是保密的。这样就有点柳暗花明的联想，似乎命运女神突然又向他微笑了。很多机遇其实就是这样来到的，尽管你还意识不到，但你抓住了就跟上一趟车，从此一顺百顺一路绿灯。抓不住也只好自认倒霉，永远在那儿傻等。

可是惟其如此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他才又格外多了一层疑虑。肖建国为什么这样难弄？他耷拉下来的眼皮后面为什么总有一丝笑意？他在嘲弄什么？

跟老婆通电话，说几句家常话，老婆忽然高声说，你王

启明算老几啊？你爬到天平上去称称！王启明说，你怎么搞的，忽然又变一张脸？老婆说，你弄好了未必是个功臣，弄砸了后半辈子都消停不了。他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家里坐着谁，或者风向又有变化了？立马答道，行行，我这就把自己的态度给端正端正。老婆说，我们不想你建功立业升官发财，就想你平平安安！

他五十岁的人了，一惊一乍地折腾确实犯不着。

那几个小组的情况也都大体差不多，有进展，进展不大；有材料，材料也不多。所以他也不急。

碰头会碰完了，有人喊老王，周末，出去玩玩吧。老钻牛角尖也不行。

老王说，我不去。这儿有山有水，还不够你玩吗？我打拖拉机。

现在时兴一种扑克玩法，叫拖拉机。玩着，就拖拉上了瘾。

三

姓名、年龄、职务、文化程度。差不多够一百次了吧？就是两百次也只能说这些。肖建国也办过案子，更参加过无数次案情分析的会议，知道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僵局。换句话说，专案组手里没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。他们只能依据推理，依据你合法收入得出你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。然后就指望你交代了，某日某地因某事接受某人贿赂多少。然后找到那人一关一诈一核对，然后签字按手印，这一条就成立了。

如果那人不承认呢？他们还回过头找你，说你不老实，让你继续交代。因为你想宽大，你就搜肠刮肚，拼命往头上扣屎盆子。其实这一套早就不灵了，坦白从宽牢底坐穿，抗拒从严判个两年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你死活不吭，鬼都头痛，最后只能存疑待查。万一将来上面有风吹草动，他们还要给你平反。这种事他见得多了。

开头几天，他们还挺激动。八点钟不到就进来了。肖建国，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！今天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！你能说什么呢？你就说谢谢谢谢。

态度绝对要好。一定要让他们觉得你是想出去的，想活下去的，你是想彻底坦白争取宽大的。你痛心疾首，你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，你决心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贡献出来。然而你的法律意识淡薄，你不知道自己在犯罪，现在你无比反悔，很愿意配合组织上把问题查清。如果组织上发现我不老实，怎么处理都没意见，枪毙都没意见。枪毙还可教育其他同志嘛。

时间长了，跟他们也混熟了。组长老王，山西人，司局级干部，烟瘾特别大，一支没吸完另一支就掏出来等着了。烟都是孬烟，四五块钱的那种，咳嗽起来头朝下插进裤裆里，脸涨得血紫，实在可怜。要是从前认识他，早就让他吸上大中华了。也就是一个眼色的事。机关里的个个都会弄这种事，机关里也没有这笔开支，他们知道到哪儿去弄。所以要查也是查不出来的。

每天，太阳从东头过来，光线落在他背后墙上。然后一点一点从脚下爬过，爬到老王他们的背后，在天花板那儿拉

长，变淡，消失。然后这一天就过去了，就好像又完成了一个工程。渐渐地，他就从这种时光流逝中品出了味道。这说明他现在是安全的，他们已经无法得到更多了。于是他决定开始温习一门功课。从前他出去疗养的时候，跟人学过几天气功，后来因为忙就丢掉了，现在正好可以捡起来。四肢放松，气存丹田，由前而后由上而下，几日下来小周天就打通了。于是这一天就过得更加充实，感觉到生命的的确确的存在，活着实在是美好。他想象自己飞上云端，身披彩霞，目光锐利，把这个世界看得通透明亮。这是一种艺术，一种境界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困境作审美处理的。

有一次，那个毛头小伙子冲过来要揍他。他抱着脑袋哇哇大叫，做出害怕的样子。其实心里更明白了，这说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。过后，他郑重其事地宣布：如果我受到虐待，我就可能胡说八道，说了什么都不能负责任。然后他们的眼都大了，一屋子电灯泡要短路一样闪烁不定。然后那小伙子就再也没出现过。

开头饭是给他端到房间里来吃的。后来时间长了，他们也烦了，就让他跟着一起到饭堂里吃。伙食也不差，四菜一汤，他吃着饭量还见长。饭后是放风散步时间，他在前面走，专案组派两个人在后面跟着，怕他跑掉，或者怕他想不开。从前有个区委书记被审查的时候，因为几次自杀不成功，后来把裤带都收走，把玻璃窗都下掉，把一嘴牙齿都拔光，说是怕他咬舌头。故事多了去了。

其实哪能呢？他早就设想过各种可能的情况，尽管现在还无法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，但决不选择逃跑自杀。现

在，就更没有必要了。于是他就把散步当做在国外旅行，或者参加北戴河会议。

老王提出来要跟他谈心，说，老肖啊，你究竟怎么想的？组织上决定把你弄到这里来不是随随便便的，你真的不想好了？

他说，老王啊，我跟你说心里话，党的政策我明白，我想宽大，我不想找死。我要说我还想为党做些工作你可能认为我还有幻想，我说我不想死总该信了吧？他真的不想死，干吗要死呢？说话时他眼珠红着，声音哽着，动的是真情。他说，请组织上查吧，查出什么我都认账，这还不行吗？

老王把脸青着，看来你还是没想明白。我可以跟你透一句，从你老婆那儿查出来的现金就几十万，你老婆会生钞票。

他抽搐一下，叫道，我跟她分居五年多了，我早就交代过的！

你想说明什么？那些钞票跟你无关？人家有毛病？给不相干的人送钱玩？

查吧，你们查出来跟我有关系我都认账，行了吧？

老王就把一口气分好几次吐出来。

四

他也不是一点反省没有。反省最多的是和许馥兰的关系。

他和许馥兰的头一个十年是节俭的，甚至可以说得上抠门。那时工资少得可怜，就那么干巴巴的几张，数都不值得数，捏捏就清楚了。如果以分为单位数起来也许还有点意思。

所以那时他接了工资袋是看也不看的，回家就打开五斗柜的第一格扔进去。当时兴五斗柜，他和许馥兰去买家具时，许馥兰一眼就相中了这种在第一格里隐藏着一个暗屉的式样，说，这个可以装工资。这以后工资袋他看也不看就扔进去了。他不吸烟不喝酒，身上带着钱也没用。虽然是个小人物，也用不着巴结谁去请客。偶然别人起哄，跟着干笑几声也就敷衍过去。倒也不是小气，是他根本就长没这根筋。或者说他这根筋长得和别人不一样。

他和许馥兰结婚的时候，工会老大姐说：建国啊，事情成了你该有个表示，一来呢是向大家宣布的意思，二来呢大家伙都对你挺关心，都在凑份子给你道喜呢，你也应该有个表示。肖建国趴在地下就给老大姐磕了一个响头。老大姐脸红了说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要请大家吃一顿饭。他拍拍膝盖说好好，那就吃饺子，我特会包饺子。老大姐也认为不错，本来就是组织上关心的意思，也就是热闹热闹的意思，太铺张反而把那点意思搞得没意思了。

他是个孤儿，老大姐是坚决要把党的阳光雨露向他重点抛洒的。

那天全机关的人都来了，二十多个。一人凑二十块钱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。老大姐把她认为必须的生活用品从暖瓶到痰盂都置办齐了以后，还剩下不少钱，就当场包了一个大红包。这些日用品花花绿绿堆了半堵墙那么高，预示着他以后的生活蒸蒸日上大红大紫。然后大家围着一块空床板热烈鼓掌，一屋子喜气洋洋。然后就吃饺子，热气腾腾的几大脸盆。吃着，大家就觉得饺子有点怪，看上去是肉馅，细

细的嫩嫩的粉红粉红的，还有碧绿的葱花，可就是吃不出肉味来。女的不好意思开口，男的就憋不住，说建国啊你这饺子真够水平，什么馅的？

他知道他们中计了，心里头过电一样麻麻地舒坦。不过他并不笑，相反还是一脸的惶恐和认真。说你们猜不出来吧？这是二十斤鲜藕擦成的碎末，用五斤绞肉拌成馅儿。从前我们连一百多号人也就吃五斤肉呢。大伙哦地叫了一声。

他喜欢琢磨人，把人琢磨了还不能叫人看出来。他从小讨饭，叫人作践惯了，踢一脚骂几句是家常便饭，踢过了骂过了还得赔人家笑脸。但乞讨不等于没有自己的想头，他的想头就是让人家尝尝被作践是个什么滋味。这是从小练就的本领，能随时随地给自己找到平衡。让踢他的人烂脚，让骂他的人舌头生疮。这也是一种精神生活，是他这样的人独有的精神享受。那感觉就跟电麻过一样，酥酥地，从心里往四肢散出去。

他还介绍说，部队里一百多人喝的汤只能用两只鸡蛋，一担水里隐藏着两只鸡蛋怎么吃？那蛋花花简直比阶级敌人还狡猾，怎么才能捞出来？这里面有个口诀：（汤勺）轻轻沉到底，慢慢往上提，心里不要慌，一慌尽是汤！他说完大笑，笑得两头勾到一头去。

大伙也都跟着笑，可渐渐地那笑就硬在了脸上。

然而并没有谁敢责怪他。他留心过，谁都没有交流过这件事。他是个孤儿，他在人情世故上差一点是很正常的。在这方面挑剔他反倒现出自己的不地道来，就好像秃子麻子对别人的长相特别在意一样。

那时他就相信，自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。这和日后的成功有没有必然联系呢？还说不清。那时，人们对他更多的是关心，担心这个有一点孤僻的小伙子日后与花枝招展的许馥兰不好相处。他们帮他出过好多讨好女人的主意。比方晚上要洗脚，早上要叠被，出门要打招呼，娘家来客要陪着说话，等等等等。然而人们又错了。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对他总是估计不足，把他当成弱智儿童，或者是需要重点同情的人。

许馥兰是本地人，父亲是商业系统著名的铁算盘，所以许馥兰插队回城后很自然地就在百货大楼里做了售货员。许馥兰长得很漂亮，有点像电影里的林妹妹，故而对爱情的想象就丰富一些，也就因此有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种种烦恼和一来二去的马路新闻。新闻多得老头脸上挂不住了，便把女儿全权托付给了工会。说起来也是个缘分，是上苍对苦心追求者的褒奖。工会安排他们第一次见面，许馥兰只看了肖建国一眼，就问你想什么时候办。这当然也可以理解成为心灰意冷的意思，挑多了眼花也就懒得再挑了。

今天的万般风华千种风情是她当时的想像力不可能到达的。

那时的许馥兰是沉下心来过日子。而过日子就需要肖建国这样的没有父母没有嗜好懂得节俭的好丈夫。在这方面她是一百个满意，连婚礼吃饺子这样的事件都没有留下阴影。那天她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来参加，谁也不相信她会闪电般的结婚，闪电般的生孩子。她觉着过去的一切都是一场骗人的梦，梦醒了，该干什么还是要干什么。正像一首歌里唱的，平平

淡淡才是真。

平淡确实是对抗激情的最好办法。丈夫兜里不留一分钱，说明他在外面没有花头，说明他感情专一，说明他把家看得重要，说明他爱你。也可以这样理解：他是个孤儿，他没有别人需要关怀，他不善交际，他的全部需要已经在饭桌上在床铺上得到满足，所以他不需要钱。

和当孤儿的日子相比，他已经活在天上了。

他们的儿子在平平淡淡中长到了三岁。三岁的儿子别的方面都还好，就是身子弱了些。儿子的病历比两口子一辈子加起来还要厚，经常弄得两个人半夜里在各家医院间疲于奔命。一个老专家拿拇指把儿子的头皮一按，头就瘪下去一块，说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个乒乓头！吓得许馥兰脸都灰了，抱上儿子就逃。他们很早就当上计划生育模范这也是个原因。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，并没有超出平淡日子的范畴。

儿子需要吃进去大把的药，和各种名堂的补品。时间长了，五斗柜里的内容就接不上了，后来连许馥兰从娘家带来的和做姑娘时别人留下的首饰也都吃光了。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两口子为儿子真正搞到了心力交瘁，有时连夫妻功课做到一半忽然就做不下去了。

有一次在医院走廊里，两个人坐着坐着就睡着了，肖建国醒来看见许馥兰一脸都是泪，一惊。许馥兰却笑道，好梦还没完呢。肖建国问是什么梦，许馥兰摇头不答，只把脑袋偎在他怀里。他注意到许馥兰两颊灿烂，周身绵软，比婚前还要动人。那一刻，他搂着许馥兰温软的身体，看看许馥兰微闭的两眼，忽然就产生了一种感动。好像是胸中腾起一团

火，一直热到了四肢，又从脑门上升华出去。

有这样漂亮的老婆，为这样可怜的儿子，难道不该做一点什么吗？这样漂亮的老婆和可怜的儿子难道不该生活得更舒心一点吗？

那是第一次，生平第一次作出了愚蠢的决定。

刚好那时当上了百货公司的财务科长兼主办会计，做这样的事简直是上苍的安排。他明白只要把库存多报一点现金少写一点就出来了。而且他明白这样的手脚谁都看不出来，甚至检查也永远查不出来。那时很多货物都压在仓库，卖不出去也是报废。他不过是用它办些实在的事。

其实所谓第一次，也就是买一台洗衣机。他看见许馥兰的手指肚变粗糙了，从前手背上那些让他心跳的小窝窝不见了，他一下子就陷入了怅惘。他想，这都是洗衣服洗的。坐在医院走廊长椅上的他立即想到了洗衣机，双缸的，水仙牌的。他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，他只是把那只可怜的手捏了又捏搓了又搓，让从前的美人许馥兰哼哼唧唧又回到了从前。

买完洗衣机还剩下几十元钱。他想也没想就把钱扔进五斗柜第一格里。可是回到办公室就觉得不对劲，坐着不对劲站着也不对劲。要是许馥兰问起来怎么办？钱是不能下崽的，怎么猛然多出来几十元？当时他就想到，多一分都不该拿。那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：党是我的妈，厂是我的家，没有了就回家拿。他觉着：拿多了也不是好儿子。

回想起来，他是为许馥兰干的第一次。也是惟一一次。可是第一次也叫许馥兰发现了。在女人看来，五斗柜里突然多了几十元，又突然不翼而飞不是件小事。这个道理他是后来

才想明白的。当时只是大吵大闹，骂得他狗血淋头。

而他又不能实话实说，就是一泡屎他也只能吞进嘴里烂在肚里。他认了。他把那几十元又给拿回来，承认自己是打了埋伏。

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。从前他在部队时就帮司务长这么干过。那时司务长喜欢他，做事从来不瞒他。他是个孤儿，人又老实，从来不多嘴的，到哪儿人都心疼，司务长就提名让他当给养员。司务长最大的心思就是讨老婆，经常跟他说些关于讨老婆的烦恼。其实烦恼也就是没钱，而那女的娘家心又特别黑。那时部队也有公布“伙食尾子”这一说，只不过是在毛主席语录里有，实际上哪个连队也没有公布过。钱是弄不到的，他就建议司务长拿粮票，全国粮票。部队里买粮食都用全国粮票，买三十斤粮食还搭一斤油。而粮票在地方上就可以换鸡蛋，一斤粮票换十个鸡蛋。当然，能换鸡蛋就能换别的东西。于是司务长就用它换来一个老婆。这是结余的粮票，不是钱，不用白不用。谁也不会来查结余粮票够不够数，就好像百货大楼仓库里的积压库存。可是问题还是出在老婆身上，两口子一吵架，老婆就把自己的粮票身份给公开了。没说的，开除军籍，回家种地。

他当然不能说。许馥兰再漂亮也是女人。女人一激动就顾脸不顾腩。这教训太深刻了。然而他居然敢对许馥兰打埋伏，影响太深远了。就好像开刀留下了后遗症，天一阴就发作。后来日子好过了这裂痕也没消失，反而越来越深入骨髓。后来许馥兰发奖金也偷偷存起来，再后来她连工资也不拿回来了。

让他想不明白的是，他们早就不缺钱花了，如果从前是因为钱，那后来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总拿眼角瞟着他？他逮着过好几次，许馥兰偷偷配了自己办公室的钥匙，翻过他的抽屉。

为什么要那样瞟着他？开着他的车，花着他的钱，还是那样瞟着他。

五

这期间，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案子告破，枪毙。震动不小。专案组在一起开了会，大家一致同意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利用重大案件的威慑力量，开展一次攻势。表态时王启明也不落后，他说，争取吧，争取五一前突破。

他们小组开了会，又把案情重新捋了一遍，还是没有头绪。王启明就有些发急，说，那天带他过来时，我看他流了泪，以为他有压力，谁知这家伙这么难对付。大家说，当时我们都困了，谁也没留意。谈着谈着就觉着有点蹊跷：肖建国一开始是很沉着的，宣布时还在笑，还看下流动作，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流泪？为什么他死活不愿吃饭？难道那家小饭店里有故事？这么一聊，立马决定，查！说不定就撕开豁口了。

电视录像是为他专门准备的，有很详细的审讯过程。

给肖建国看过以后又沉闷了很长时间。

王启明说，这个胡长清我还认识，都是同一批的干部，以前还在一起开过会。

肖建国说，我也认识，我接待过他。

王启明说，以前就知道那小子会折腾，字写得不错。没料想折腾成这样。

肖建国说，听说就要调回北京重用了，组织部都找他谈过话了。

大家一惊，叫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
肖建国说，他在云南跟我通过电话。

一屋子眼睛都绷在弹弓上了，好像这是个重要线索。这样的人跟他通电话，而且就在被捕的前夕！他们能说些什么？
瞎，你要老实交代！

肖建国显得有些意外有点慌张，答，也没说什么。这家伙得意忘形。

他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？

肖建国的头垂下来，不知道。也许，是臭味相投吧。

你们有什么来往吗？经济上的？

没有。

一点没有？

肖建国抬起眼皮说，这怎么可能有？

仔细想想，好像是不大可能有什么经济来往。从逻辑上讲，贪污毕竟是件阴暗勾当，是个人行为，隔着那么远，好像不大可能交流情况。

王启明摆摆手制止大家。想了一下说，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些吗？

肖建国说，知道。想想又说，不知道。

王启明说，人生沉浮，就在一念之间啊。

肖建国说，是。是。

王启明说，你有什么要说的没有？

我要以他为教训，好好反省，争取宽大。

就这些？还有呢？

肖建国答，他的政绩主要是为当地拉来不少投资。他在中央工作过，各方面都熟。如果换上自己，不也要这样做吗？有了这些资本，不也要贪污吗？

都气炸了，嗷嗷叫。看看肖建国却是一副无辜的样子。脸都挤成柿饼了。

王启明想想说，算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我跟肖建国个别谈。

六

时间长了，他就看出这个招待所其实不是什么招待所。是一个叫什么山庄的度假村。他来过的，所以还有一些印象。也许度假村的老板出事了，这就成了罚没资产，就改成了招待所。那个假山后面的水塘是个温泉浴池，说是跟华清池的水一样。当然在这儿泡着的不是杨贵妃，是穿三点式或者没有式的现代女孩。他来过一次，一听假山后面的笑声就明白了。不过他没有去泡温泉，当时很忙，吃过饭就走了。请客的老总本来是有安排的，但那天他确实没时间，这种消费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结束的。

绕着假山转，王启明突然说，旧日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他明白这是古诗，有点人生感慨的意思，不过他不明白老王的意思，所以只是把眼皮翻了一下。知道不管是什么花招，无非是逼你交代。

老王问，你平常看不看书？他说，我眼睛一睁忙到熄灯，哪有时间看书。老王说，你好像还是本科毕业。他说，我那是在党校混的文凭，论文还是请人代写的。老王笑了，说你还算实在。他说，跟组织上我不说瞎话，想瞒也瞒不住啊。

又转一圈，他们在小亭里坐下了。老王说，你怕不怕老婆？他愣一下，说有点。老王说，我也怕老婆。又说，女人这本书，谁都读不懂。

然后他眼就发直，不知老王是什么意思。老王解释道，你在家闲着，她骂你不思进取；你要出去做点事，她又怕你拖累她。我猜想你老婆也是这样的：看别人捞钱她骂你没用，看你捞着钱了她又怕你变心。

他抬起眼皮问，她关在哪儿？老王盯他好一会儿才说，她外面有人了。他点点头。老王有些惊讶，你知道？他又点点头。

老王生气道，真不知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想的。

怎么想的？老实说他还有点感谢那个小白脸。如果没有小白脸许馥兰还不知要发什么神经。小白脸是个美容师，有人指给他看过。许馥兰请小白脸吃过饭，跳过舞。估计还没上过床。她那样子上了床人家也怕。顶多就是这样。

老王想想又说，那你就该明白，组织上还是掌握一些情况的。你想不想见她一面？如你要求，我可以安排。

他突然有些焦躁，脱口说，没用，你们关她有什么用？

老王盯着他看，不吭。

他说，我跟你讲心里话，我跟她分居四五年了，她能知道我什么情况？你们把她关起来小孩子谁管？

老王说，这个组织上会考虑的。再说你儿子也不小了，该履行公民义务了。

他明白自己有些失态，这样不好。很不好。于是他垂下眼皮深呼吸，眼角那一丝光芒渐渐收敛回来。

老王说，你既然这么操心，就更应该早一点把问题讲清楚。

他吁出一口长气，道，我讲的是心里话，你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。在特区工作，手上有点权的，谁的财产跟收入相符？不说别的，就说抽烟，有谁还抽你这种孬烟？如果花钱自己买，有几个买得起？这谁能说得清楚？广东有个习惯，过年都要给小孩子派利市。喊声叔叔阿姨都要给红包。你说家里查出来多少多少万，我相信。可我真的说不清楚是张三还是李四。我老婆也说不清楚。我相信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说不清楚。我们要在那儿工作，要入乡随俗，要跟人家打成一片。你说这就是腐败，我承认。你说这就是贪污，我还真的讲不出是怎么贪的。

老王说，照你这么讲，胡长清还冤屈了。

他说，我没这么讲。胡长清收过钱，给人办过事，这都是证据确凿的。他还伸手找人要钱，几千块都要。这么下三滥的事都干，还有什么冤屈的。

老王就再也没词了，只是盯着他看。好像能从他脸上看出破绽来。

他想，我说的是实情。实情是不怕你看的。

老王突然跳起来掸烟灰。一截烟灰落在西装领子上，他掸了又掸，吹了又吹，还拿手搓。末了自言自语道，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，你一个孤儿能有今天的地位，容易吗？还不觉悟！

他说，是是，党对我确实恩重如山。

假山对面又出现一群散步的人。他们见凉亭有人，又转到别处去了。他看见人群中有个光头一闪。他想，那不是稀毛花皮乔夫吗？常务副省长也进来了？看来这次动作确实不小。

老王后来又说了些什么。他已经听不大清楚了。

接下来几天，老王等人都没出现。吃饭也不让他去饭堂了。专案组只让他写材料，交代自己在“各个时期”的表现。气氛明显紧张起来。

他问，老王同志怎么没见？

送饭的刘秘书答，让你交代就老老实实交代，问那么多干吗！

他知道这是升级了。

其实他的“各个时期”很简单。上学，参军，提干，然后一级一级升上来。他不是突击提拔的那一种，但他确实升得比较快。可以说，他每一班车都搭对了，甚至还跳过一两班车。他不是思想家，所以不是帅才，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。但他是个将才，这谁也否认不了。不管什么岗位什么工程什么衰人，他都能管得笔直。这也没什么秘诀，就是肯动脑子会琢磨。他是从底层爬上来的，知道那些衰人衰在什么

地方，所以他能把他们治住。现在地方法规中的很多条款，都有他出的点子。这一点连那些留过洋的博士也不能不服。

他也不是那种喜欢拍马屁的人。在领导面前他的话不多，他本来话就不多，如今领导在就更不是他说话的地方。但领导就是喜欢他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哪个领导都需要可靠的人，会办事的人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没本事的人才去拍马屁。

他也琢磨领导。领导也是人。是人就有人的想头。学问越大想头越多。

当初，财务科长是个重要岗位，需要一个可靠的干部。公司里老科长退休了，领导们一想就想到了他。肖建国是个孤儿，根正苗红，又在部队里锻炼过，他不可靠谁可靠？肖建国人老实，胆儿小，从来不多嘴多事，天天把眼皮耷着谁见了不心疼？不用他用谁？领导们也不是没想到缺点，但他的缺点要发展地看辩证地看，所以领导就宣布了决定。

找他谈话的时候他也没太多的反应，趴地下磕一个头就回家去。领导却是一个深呼吸把脸都憋青掉了，他不用回头，就知道领导会有什么表情。这已经有过很多次的经验。领导再三强调说你是党的干部，要感谢就感谢党不要感谢我，心里头却是电熨斗熨过一样。领导说累了才发觉他早已走开，领导就一直把脸扭着，十分严肃地研究这个苦孩子单薄的背影。外面阳光灿烂，阳光白面粉一样扑洒进来，把领导的眼睛都迷蒙了。不用回头他就知道。

这个话和谁也没说过。闷头驴子偷麦麸，张牙舞爪的人没出息。

这是母亲留给他的财富。

母亲死时他只有七岁，母亲拉着他的手，没有流泪。母亲的泪早就干了。母亲说，娃，娘不在了你咋活人？他说，娘你不要死，你死了我咋活呢？母亲说，娘给你留着黄金呢，黄金就埋在你膝盖骨里。他说，我知道了娘，多磕头少说话是不？娘就不再说了，把眼闭上了。后来有一天娘闭上眼就再也没有睁开。再后来，他就揣着这黄金走遍天下。

上学时，他给老师磕过头。当兵时，他给司务长磕过头。再后来，他给局长磕过，给部长磕过，给省长磕过。

磕头是知恩图报，不能乱磕，乱磕就不灵了。还不能叫别人看见，叫别人看见就不灵了。这和寺庙里给菩萨磕头不一样。他进寺庙从来不磕头，他是个唯物主义者，最彻底了。磕头是确定一种关系，一种精神上的联系。磕头是两个人之间的事。认准了跟定了就一个头狠磕下去，真心诚意，干脆利落。领导脸上挂不住了，嘴上说你不要这样你这样干吗要感谢就感谢党感谢集体，可心里头的震动是一辈子的。领导不缺钱花，不缺享用，更不缺好听的话，缺的是一种崇高的使命感。领导感觉到震动了他就记你一辈子帮你一辈子。这种震动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，感情上的交融，是做人做到头了才能得到的回报。

有一个老首长退休几年了，听说市政府的班子老定不下来，就天天拿着拐杖跑一趟组织部。他说，我没有私心就没有忌讳，我怕谁？我就是要为肖建国说话！肖建国是个好同志！

现在他进来了，还有没有人为他说话！肯定还有。因为这种感情是割不断的，因为这种精神升上去了就不可能再掉

下来。因为肖建国已不再是孤儿，肖建国已是肌体的一部分。把他消灭了，谁都落不下好，大家都不光彩。好好一个人，砍掉一条胳膊一只脚，总会不好受的。就是残了废了，能不动手术还是不动手术的好。

他的交代很认真，每天都在写，材料写了好几页。“各个时期”都写到了，受到哪些奖励，得过哪些称号。当然后面也都写上：我对不起党，对不起人民，对不起各级领导的培养和信任。我要老实交代争取宽大。

七

从那家小饭店里果然得到了重要线索：饭店的前一任老板是因为害怕，把饭店兑给了现在的人。老板姓刘，现在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。然后不费什么劲就挖出了肖建国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。肖建国是副市长，曝光率很高的人，谁都认识。刘老板说，要打架哪里不好打，不识做啊。

是夜王启明掏钱请大家喝酒，说，争取回去过五一，你们看好什么土特产纪念品没有？酒杯碰得很酷。酒喝高了，跟老婆通电话不免还有点狂。老婆说，我也不是让你装孙子，只是凡事要长着点心眼。王启明说，我都五十的人了，想装孙子也装不了几天。

何娴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风流，家里也不阔绰，三房两厅，摆设一般。她是在一家酒店里做财务主管的，看上去还有点不般配。广东话叫孤寒。

他们进去时，何娴略微有些慌乱，她家里有个小伙子正

吃着饭。不过很快镇定了，她说你们请先坐。何娴的儿子还只有十岁，读寄宿学校。这些情况并不难了解，于是面面相觑，知道有戏了。

吃完饭小伙子背上包要出门，很阴鸷地瞥了他们一眼。何娴追上去，塞给他几张钞票。小伙子想推辞，可是又收下了，然后一声不吭地下楼。何娴追着喊，自己照顾自己啊，别老吃麦当劳。回过头来怔着，脸才渐渐失了血。

何娴说，我收拾一下，行吗？王启明说，我们没说要带你走。何娴松了口气，坐下来，把两手夹在腿中间。王启明说，你该明白，我们迟早会来的。何娴点头，我一直在等。王启明说，我们去过你的单位，对你反映不错，你还是个党员，希望你对组织上说实话。何娴点头。

何娴说，我和他好过几年，后来分手了，这三年没有任何联系。

那前几年总是了解的。发现过什么问题？

你是说经济上的？我说实话我不了解。我没有找他要过钱。他只帮过我一次，为我儿子。是个贵族学校，赞助款是免交的。后来的钱都是我自己交的。

你们是那样一种关系，怎么可能不花钱？

何娴陡然睁大眼睛，又很快黯淡下去。你是说我不可能不要钱？

我们不想给你施加压力。

我们不是那样一种关系。这种事一沾上钱就变味了。你们也不了解他，他不是那种喜欢浮华的人，他平常连话都不爱说。

那不是太没味道了？就干坐着？

是干坐着。有时一坐就是半天。我陪着他坐。

像家庭过日子？

是。我们在家里做饭。他择菜。有时他也出去买菜。我炒菜他就在一边看着我。我也是个不爱说话的人。这样的气氛我喜欢。那时候我们真的很……和谐。

很怀念那段日子？

何娴流泪了，点头。

那为什么分手？

不为什么。我害怕。

怕什么？

他有家庭。这样也不能长久。

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事情？

不是。他做事打电话从来都不瞒我。我看不出他有什么事情。我也不相信他会贪污。现在外面传说他有四五个亿。打死我也不信。

那你怕什么？

他是领导。这样影响不好。他家里迟早会知道的。那时他家也搬来了。

所以你就说分手？

我说我要结婚了。有人给我介绍过。

他就愤怒了？

他不相信……后来我就在外面和人家约会。

他就打了那个人？

何娴摇头。泪流不止。

后来就断了？你认为我们能相信吗？太纯洁了吧？

随便你们怎么想。

刚才那个人是谁？

肖建国的儿子。

这你又怎么解释？

偶然碰见的？

不需要解释。他们夫妇出事了，我就该出来照顾他。信不信由你。我对不起他，我欠他的。我不想让这个小孩变成孤儿。就是这样。

何娴同志，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。知情不报也是犯法的。

我知道你们希望听到什么，可我真的不了解。我已经准备跟你们走了。

……从她家出来，王启明在楼梯口被一个纸盒绊了一下，后面的人跟上去一脚把纸盒踢飞。然后坐上车，谁也不说话。

车过边检站，他们又看见了那家小饭店。正是中午，饭店的生意很火，饭桌摆到外面来了，还撑着大花遮阳伞。谁在骂，妈的。瞧瞧人家过的！

八

围绕肖建国案的几十个外围人物差不多可以结案了，涉及到的国土局计划局外经局也都取证到位，就是看不出和肖建国有多少直接联系。连原先承认回扣工程款的两个潮州老板也先后翻了供，他们提供的账号也确实没走过账。

王启明寻思，也许肖建国还真的是如他自己所说？

开大组碰头会，那几个组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进展，就是王启明这儿一头雾水，召集人话音里就夹进了别的腔调，说，听说你牌技见长啊老王？

有个组长是山西人，老乡，就安慰他道，啥时候都得实事求是，办案最忌讳好大喜功，别听他放屁。

话是这么说，压力确实越来越大。

回到组里，几个跑外勤的小伙子也有牢骚，认为这样搞不行，这样搞怎么行呢？不给压力，不吃苦头，让鱼自己咬钩子。说起码要上大灯泡，连轴转，搞他几天几夜。说现在犯罪都高科技了，我们还是这水平。

后来话题又集中到何娴身上，认为何娴这个女人不寻常，越是把自己描绘得纯洁高尚越是说明有问题。而且是重大问题，不然不会断然分手。肖建国这么好，她能拱手相让？这就好像某些宣传机器给人的印象：嫖客一边系裤子一边还对妓女说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。

吵吵嚷嚷搞到深夜，还是没有头绪。王启明头就大了。

难道就不可能是个错案？其实肖建国的某些解释也不是完全说不通的，比方说接受的礼品他一般是不过问的，比方说他的工资奖金从来没有动用，这样累积的话也是一个很惊人的速度。刚来广东时王启明看望过几个老熟人，那些人家里的气派绝对不是工资能支撑起来的，说是巨额财产怕也不过分。反正以他王启明的生活经验想象不出来。

在北京，他还亲眼看见过一套金箔《毛选》，老首长一边翻着一边叹气道，这是送《毛选》呢还是送金子？

他在北京都那样了，不也还有人找过？人家不过是求他

递转一份报告，出手就是五条大中华。他原本是坚决不要的，可是介绍人说，您要是不收，就是拒绝的意思，您自个儿看着办吧。他明白，这是时代语汇，不受礼人家不放心。

南方的春天不好过。衣服是潮的，空气是黏的，连阳光都给人湿漉漉晕乎乎的感觉。房间里只好开着空调，可是开空调并不好过。王启明烟量大，是老烟枪了，时不时就得往外头跑，怕影响别人。

五一节前一天，也是心里头有事，没留神脚底下一滑，一屁股就坐地下了。地是好地，玫瑰红大理石，他亲眼看着服务员拿着干拖把在前面擦，还是滑倒了。谁也怨不着，只能怨这儿气候太差。

腰疼，招待所给他找来一块五合板，垫在席梦思上，躺在那上头有点荡秋千的感觉。荡着，心就灰了。

老婆又来唠叨了。说黄晓敏老婆约她去承德避暑山庄玩，自己开车去。他说那不好吗？你也可自己开一把过过瘾。她说人家是稽查员夫人，我挤进去算老几？心知不妙，他忙说电视里天天喊假日经济，要不你来广东旅游吧。她说亏你说出口了，张慧老婆欧洲八国都游遍了，连许克宽老婆都去了美国，你好意思说广东。再谈下去还不知要放出什么屁来，他赶紧把电话撂了。

王启明的女儿单位里搞房改，早就吵吵要钱，一张口就是八万。两口子这一辈子加一块儿才三四万积蓄，他知道老婆最窝心的还是这个事。

想想，这些年，这些事，还不都是钱闹的？

他妈的钱！

正想着，值班的刘秘书来报告，说肖建国听说他腰受伤了想过来看看他。五一节专案组也放假了，他就同意了。想想，又让刘秘书买一瓶酒，说中午干脆在一起吃吧，也算是给他过一个节。

小刘就笑，说他要不出事，咱们想请，人家也许还不给脸呢。

起初是三个人喝闷酒。肖建国说，老王你真是个好人的。王启明说，我当然是好人，我不是好人是什么人？肖建国说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让我喝酒，我是惭愧呀。王启明说，过节嘛，你也有权过节。喝酒，今天不谈案子。肖建国说好好，然后就把眼角湿了。

王启明于是提议，一人讲一个笑话，如果不好笑，罚酒三杯。他先讲个从报上看来的：说单位每年都要开一次民主生活会，规定领导都要讲一条缺点。以往领导都有一条：工作急于求成简单粗暴。上级就批评了，怎么处处都简单粗暴呢？今年每人最少讲两条缺点。结果这一年每个领导又多了一条缺点，叫不善于团结女同志。两个人都笑了。

接下来该刘秘书，小刘就讲了个黄段子。如今酒席上这种段子很多，只是王启明没听过，笑得前仰后合。肖建国笑得就很含蓄。

轮到肖建国，肖建国说我不会讲，我认罚吧，王启明就说不行，一定要讲，肖建国说，怎么能跟三讲一样呢。王启明说就是跟三讲一样。肖建国说，那我就讲个真话吧。说有一次我到地铁指挥部参加中心组学习，讨论到现在对贪污有这么多惩罚措施，又是法规又是党纪又是连保责任制，可贪

污为什么就是屡禁不止？谁都说不明白这个问题。我们那个徐工是个书呆子，说，这是一个概率问题。我通过大量的计算得出一个概率。贪污出事的概率，比飞机出事的概率还小。他说，你们飞机都敢坐贪污还不敢贪吗？

正笑着，小刘忽然瞟了肖建国一眼。紧跟着王启明也把眼光放在肖建国脸上。肖建国的笑脸就慢慢凝固起来，像一团干透了的抹布。王启明说，喝酒喝酒！

九

他觉着，变化正在悄悄降临。尽管目前还不清楚这变化是什么，但它分明已经很近了。就像这五月潮湿的空气，你看不见闻不着，可水分是存在着的。它挂在洗手间的墙上，渗在衣服的纤维里。这时你稍微想一点办法，就能把它挤出来。

这里的夜是绝对安静的。他趴在窗户上，能听见蝉在蜕壳，能听见草在拔节，有一枝榕树的枝丫就在伸手够得着的地方吐着气根，一点一点，眼看着那嫩黄的根须努力伸展着，就抓住了土地，抓住了希望。

这是两个月来的第一次失眠。睡不着并不是因为酒，那点酒是打他不倒的。他是个嗜酒的人，平日一天不喝酒就浑身不得劲。可上这儿有两个多月了，没有酒不也挺过来了？可见人是可以变化的。睡不着就是因为看见了变化，看见了希望。结果发现安静其实也是个可怕的东西，它把人心里头的那点死灰腾的一下子就点燃了，并且发出电闪雷鸣一样的吼声。

外屋的小刘在磨牙，咯吱咯吱地，很难听。有几次他走到门口，又退了回来。按规定，未经许可他是不可以离开这个房间的。他不是个自由的人。想到这一点，心里的热望一下子又淋湿了。自由，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想过，而此刻不知怎么搞的，竟像一个知识分子。

其实他想出去，就是想看看小刘。小刘磨牙的声音，有点像儿子。甚至小刘整天闷声不吭眼珠子乱转的神态都有点像儿子。这是一种在优越环境里长大，没经过什么大事却又渴望别人重视的神态。他儿子就是这样的。

儿子从小身子弱，时常半夜里要抱他上医院。后来时间长了竟养成一个习惯，半夜里会突然惊醒，走到儿子床头，看看有没有动静。儿子的磨牙，就是这个声音，咯吱咯吱的。有一次他说，这孩子有深仇大恨呢，这么咬牙切齿地干什么？许馥兰打着呵欠说，父母都是前世欠下债了，儿女就是来讨债的鬼。

后来儿子大了，磨牙还是磨，身子还是弱。身子弱也就罢了，胆儿还特别小。和邻居的小孩玩跳高，两个板凳上搭一根竹竿，比他小的孩子都跳过去了，他跑到跟前就是不敢跳。有一次下班回家，看见一个女孩子骑在他身上揍他，拉起来一看，那女孩子比他矮一个头。他跟许馥兰说，这孩子这么弱，将来怎么办啊？许馥兰说，靠老子呗，老子强他就吃不着苦，老子不强他就有罪受。

身子弱归弱，脑子却不笨，整天闷声不吭的，像有多大心思。小时候规定他吃糖只能吃两块，他就省下一块种在花盆里，一个人天天给糖块浇水。许馥兰有时当客人面就说儿

子有自闭症，儿子就把眼翻翻，自己回屋去。一个人回屋也不是干别的，而是偷偷抹眼泪。儿子流泪从来不愿叫别人看见。这一点他特别喜欢，像自己。自己就是在别人的歧视中长大成人的。所以他特别护儿子，每回许馥兰发神经，都是他护着儿子。他护儿子就像护着自己。他认为成绩好不好、合不合群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肯不肯动脑子。一个人肯动脑子，到什么时候都有饭吃。所以儿子也特别黏他，十几岁的人还愿意贴在他身上说话。后来他和许馥兰闹矛盾，儿子就坚决站在自己一边。想想也很怪，一般儿子都是跟妈妈亲，可这个小孩偏偏跟爸爸亲。许馥兰说，你老子在外头养野女人你知道不知道？儿子说，那你也养野男人就是了。许馥兰一下就把眼白翻出来了。

这山庄真叫安静，静得让人心焦，让人想起坟墓。现在他想，应该从坟墓里走出去。就是为儿子，也应该走出去。

这一夜并不长，转眼天就亮了。他在洗手间里看见自己：并没有多少倦容。

吃早饭时，他随便想起来似的问，刘秘书，那个秃顶的是不是我们副省长？小刘眼珠子骨碌一下，不答。他笑笑说，从前我们都叫他稀毛花皮乔夫。小刘说，学戈尔巴乔夫？他说是。

过了几天，老王问他，你跟你们乔副省长很熟？他说，算不上很熟，工作联系。老王说，你不想说点什么？他答，我能说什么呢？老王就笑了，说，你真的不想立功？他就把眼睛放直，盯着脚背。老王说你再想想吧。

又过了两天。他说，老王同志，我知你是个好人。可我

就是不信揭发了别人能减轻自己多少罪过。老王说，组织上会考虑的，有表现总比没有表现好。他就说了，稀毛花皮乔夫喜欢收藏书画，水平还不低。

老王吁了一口气说，这个情况组织上还是掌握的。

他说，组织上能掌握的也就是社会上传说的吧？老王不吭。

他又说，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是吧？老王还不吭。

他就从鼻孔里哼出一丝冷笑。老王看着他，有点发愣。

他说，现如今谁都不傻，送钱谁敢要？他送画，古字画，体面，不好拒绝。然后另外派人上门求购，说是海外某人早就想求这幅画了，求了很多年，愿意出大价钱。一般来说，家里喜欢收藏的，卖几幅画不是很正常吗？

老王听着，脸色就渐渐泛了红，眼珠也挤将出来。



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：这个干部的三个子女都是开房地产公司的，群众都知道他家用泥巴砌出了金砖，可是真查又查不出多少破绽。这几家公司个个手续完备，账目清楚，依法纳税，简直就是模范企业。有意思的是，如今房地产市场低迷，他家却能开发一处成功一处，价格也不算低，房子却好卖。报上吹的是这几兄弟头脑灵活善于经营，能不断地推出住房新概念，是属于那种知识经济时代的精英。所以立案审查以后，除了查出几次小小不言的违规贷款之外，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一点进展也没有。他本人不服，连当地市委也

不断来人为他说话。

王启明跟肖建国说，你要能把这个谜揭开，真的可以立功。

肖建国靠在被子上，脚插在枕头底下搓。他解释说，一到春天脚气病就犯，痒得啊，钻心。

王启明说，我知道你现在还不相信我的话，不过你最终会明白的。我也不勉强你。他坐在茶几边的圈椅里，那样子真像是两个人的关系突然颠倒过来了，是王启明在求他。

肖建国就苦笑，说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觉得没什么意思。你看我现在，自己解脱不了，却要靠揭发别人混日子。

王启明说，你不要小看这种揭发，其实你也没有揭发多少事实，但是你为我们的工作打开了思路，这一点专案组是有评价的。他说，它说明反腐败斗争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，我们还缺少认识。

肖建国笑道，你这人一说话就文绉绉的，我没那么高的水平。

王启明说，你有。你还能给反腐做点贡献。你已经做出了贡献。

肖建国被他说得严肃起来，愣了半天说，我跟你讲点心里话，这腐败真那么容易反掉吗？你要不爱听，我就不讲了。

王启明说，你讲你讲。

我当领导，我就喜欢用那种有毛病的干部，他屁股不干净，小辫子捉在你手里，什么时候不听话都能提溜他。我看上级领导也是这样的，谁喜欢干干净净的？又不是找女人。

王启明说，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从前朱元璋是最反感

贪污的，可他用人还是有点贪污行为的，他还专门讲过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道理。我记不清了，意思跟你讲的差不多。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。

我不懂什么深层次，我是干实际工作的。我就知道实际情形跟你们讲的相差太远。你说基层干部辛辛苦苦图个啥？从前毛主席语录里还说要公布伙食尾子，说明红军时代就有贪污伙食尾子的情况。说明那时候条件差，连队干部只能贪污个伙食尾子。现在情况不同了，现在是市场经济。不是我说那个的话，现在不是你去找钱，而是钱在找你；不是你去找女人，是女人往你怀里钻。能顶住的不是什么优秀分子，能顶住的都是菩萨。我不怕你难受，我一看你抽这个孬烟，我就知道你没担任过什么实职。你要有个实职，水平早就上去了。

王启明没料想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一时竟噎住了。

我再跟你讲点深层次的，现在的工资制度跟市场经济根本不配套。你说一个干部凭那几个工资能应付眼下的形势吗？房改、医疗、子女教育，在位时候还好说，退下来呢？你就是当个市委书记又怎么样？退下来照样没人理。谁家没有几个穷亲戚要照顾？谁没有老的时候？他在位时候能不考虑吗？过去讲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，他不捞他日后就没着落，所以才清官少贪官多。

王启明点头说，清朝的俸银是很少的，要想做个清官家里没点底子是不行。

你有学问，这你比我懂。

王启明来劲了，掉书袋道，清朝征税都兑成银子，朝廷

也知道官俸不足养家撑场面，所以一般都让各级多征一点银子损耗，叫做“耗羨”。可是征“耗羨”毕竟有损朝廷体面，而且下级为了保官，又必须向上级进贡，结果“耗”得更多，所以又被称为“陋规”。明知“规”很“陋”，还要一代一代耗下去，所以它非垮台不可。

肖建国跳起来：是吧，我讲得不错吧？

王启明也有一点激动，站起来说，这个理论问题，我们俩也讨论不清楚。不也有人主张高薪养廉吗？高薪也不一定能养廉，人的欲望有止境吗？这又牵涉到法制问题，民主问题，财政收支问题，生产力水平问题，这就太复杂太复杂了！

谈到这里，两个人突然就没了兴致，多说一句都很乏味的样。一只绿头蝇子飞进来嗡嗡打着旋，两个人就盯着那东西看。

肖建国说，你能听我把话讲完，已经很满足了。

王启明笑笑，看样子你是憋了不少时间。

肖建国说，我都关了两个多月了，能不憋一肚子话吗？

回到组里，大家正在打拖拉机，王启明就坐下也摸了两副。现在这个组已经没什么事可干了，有几个人就在背后翻白眼。他心里也清楚，只是不吭。

到了晚上，刘秘书过来说，肖建国提出要去那几处房产附近看一看。

王启明说，那恐怕不妥，他毕竟身份不同。他有什么想法，可以贡献出来，让人家专案组去办，功劳还是他的嘛。

刘秘书过一会儿又回来说，他认为这几处房产附近将来肯定有公共设施，公园、学校、医院、地铁出口什么的。如

果开发商事先知道这个规划，那就是闭着眼赚钱。而当领导的好处是，他能决定一个规划，也能推翻一个规划，这都是钱。

王启明把桌子一拍：这家伙！

刘秘书说，这家伙是个贪污专家。也难怪我们组到现在没什么进展，我们是碰上高手了。

又有人讲，听说尼加拉瓜还有办小偷学校的，专门研究小偷心理小偷行为。干脆我们也办个贪污学校，请肖建国当教授得了。

王启明安慰大家，也不能说我们没进展。能为别的组做出贡献，这本身就是进展。再说在没证据的情况下，他也就是一个嫌疑人。如果查清他没问题，那也是一个成绩。保护了一个干部嘛。实事求是总是没有错的。

大家说，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心里总是别扭。

王启明说，那怎么办？你以为我心里就舒服？我不想办一个大案？给这辈子画上漂亮的句号？你们怎么想的我都知道，亲手抓出一个巨贪，最好全国著名，然后立功受奖，回家跟老婆吹，没老婆的谈对象也多一点资本。谁都这么想，是人都一样。但这是个运气问题，你碰不上你就白搭几个月时间。这就好比打拖拉机，你摸不着好牌你手气背你就不玩儿啦？

十一

准确地说，南方是没有四季的，春天一晃就进入夏暑。两

场雨一过，太阳就像被激怒的疯子，陡然跳到你面前。然后春草蔫头了，树叶翻卷了，空气也稀薄了，整座城市就像一条跑累的狗，趴在那儿呼呼喘气，把舌头拖得老长。往年，这是最繁忙的季节，自来水紧张，电力短缺，道路失修，每一处工地都在告急。于是你整日都在外面堵漏，各处都在向你求救，你在电视上频频亮相，你成了享受阳光最多的人。你喜欢戴宽边礼帽黑色墨镜，你一出现总有女孩子喊：哇，肖市长好酷哦！紧跟着台风也该到了，水库暴满，河床淤塞，而不合标准的广告牌总也消灭不完。于是你出现了，你拿着手提喇叭喊话，你的命令清晰而且坚决，没有一丝余地，这时你的每一个字都让某些人浑身发抖。有一次你愤怒了，一巴掌把雨伞打得满地乱滚，让大雨痛快淋漓地浇了个够。事后才知道，那个漂亮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为你激动得热泪盈眶，而且及时地出现在全市人民面前。

他喜欢这样的生活。这样的生活才过瘾。

而现在，阳光不再热烈，空气令人焦躁不安，一切都不是从前那个样子，惟一的好处是，你不必再去晒太阳，不必流汗，不必关心外面的一切，享受空调就行了，而且是强制性的。

现在，没有人再注意你了，连刘秘书都抽调到别的组帮忙去了。你一个人住着这个总统套房，实际上是你一个人享受着整个庄园。吃饭可以自己去，也可以叫他们送到房间里。星期六还允许你喝点酒，当然是记账的。散步可以随处走，只要不出大门就行，站岗的武警不认识你。一切的一切都说明，你走出大门只是迟早的事。能怎么处理？安排工作？不可能，

给个结论？好像也不可能。但不管怎么弄，你比那几个下场要好，安全着陆也说不定。

“肖建国专案组”只剩下一个空壳，像一个用来指导办案的学术机构，一个反贪污的智囊团。老王有时还过来坐坐，有时自己来，有时还带几个人来。来了就聊些案情，他们不说人只说事，想听听他的看法。感觉上就像又回到了从前，又成为生活的中心，是他在出谋划策，是他在指挥一场超级反贪大行动。

这帮人都幼稚狠了，讲起来都是大机关来的。说到了某人家里搜到现金几百万，一个个都是大惊小怪，一百二十个不理解。有一个还把眼珠子鼓到眼镜片上：他要那么多干什么啊？他想过没有这是什么概念？啊？他连数都没时间数啊。

这种情形下他也不好表示什么，只能做出很严肃的样子，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数字问题。他们永远不会理解，这时的钱已经变成了符号。

老王说过一个意思，他为专案组立了功，专案组也不会亏待他。比方说可以安排家属来见一次面。老王是代表组织上表态的。老王凑近了看着他：你想不想见老婆？我可以安排。他摇头，心想许馥兰来了更麻烦。

老王说，你要想见何娴我就没办法了。我总不能帮你会情人吧？

他说，我想见儿子。

老王说，行。

他说，我儿子留学手续早就办了，就是赖着不走，这孩子太娇气了，大专都毕业了还不能自理。我得说说他。总不

能因为我耽误儿子啊。

老王说，行。想想又说，不过话得说明白，你们不能单独谈话，你毕竟在审查期间，这你也能理解。

他哽着：那是那是。

说着他就跪下了，给老王结结实实磕了一个头。

老王往上一蹦，干吗干吗？你这是干吗？

他哭出来了，说，我感谢你啊，老王。

老王说，用不着用不着，要感谢就感谢组织信任吧。说着就往外走，边走边摇头说，你这是干什么。是人都一样嘛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嘛。

于是他就真的很用脑子帮他们分析琢磨，有些不起眼的细节恰恰是个扣子，他们不懂心理学，所以他们不重视。这些案情都是没有姓名的，也不连贯，可是他从中也能大体揣摩这是个什么人，职务多高，有多少身家。从中他知道稀毛花皮乔夫肯定是完了，想保都保不住了。还有一个海关关长也死定了，蠢得跟猪一样，居然一手收钱一手放人。

开头他还有点拘谨，不敢忘记自己的身份，可聊着聊着就放松警惕了，跟他们争论起来。说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，不知道基层工作是怎么操作的。甚至还说他们都是猪脑子，根本不懂虾子从哪头放屁。话一出口，就知道错了，看看那几个红头涨脖的样子，心里也怯。好在老王厚道，都是他给圆了过去。

有一次来几个人聊起了港商，说他们实在搞不懂，为什么港商说出话来都革命得很，比共产党还共产党。他忍不住就骂：你们连这个都不懂还办什么案子？

那天酒是喝高了，有些话是根本不该说的，可还是冒了出来。他说对不起啊老王真是对不起。老王说没事，他们也是正派人，脾气谁没有？他说我真是因为在这住久了，心里急躁啊。老王说，我能理解我能理解。

其实他在那种情形下说出来的还真是实话。他真是替他们着急。这些人讲起来是大学生研究生，其实狗屁不通。他们不知贿赂的奥妙，也不懂寻租是门学问，只知道账面上那点价差。吃了多少回扣，造成多大损失，有什么证据，他们只知道这个。他们也不懂受贿者的心理，只知道这些人贪的是钱，图的是现金。其实那都是初级阶段的事。钱到了一定时候只是一堆花纸，一些数字。人到了一定时候这些东西已经满足不了了。

有次一个老总拎一袋子港币放在沙发边上，说是书记也有一份，他没吭气，一脚就把袋子踢飞，钱散了一地。当时办公室也没人，留下不也就留下了？他要的不是这个，那几张港纸在哪儿弄不到？他是见不得狗眼。后来那座桥就是不给他，死活都不给。还有一次，一个香港佬约他在那边见面，是个政协委员，从前都是点头哈腰的，可见他进来居然指一指沙发，不肯站起来。大概以为拿了他的钱到了他的地面就成他的马崽了。他笑出声来，掉头就走。那小子立马瘫了，恨不能头朝下钻在他裤裆里。钱到这时已经不是钱了，是一根标尺，是你眼里有没有人，有多大的分量。那纯粹是精神上的，是至尊老大才能有的。这是一种操纵把玩的快乐，一种成功的窃喜，就像猫逮耗子并不见得是想吃它。

那是一种境界，一种做人做到极致的感觉。

他们不懂，他们哪懂这个？

八月的一天下午，台风刚过，天灰着，雨还在玻璃上爬，太阳却出来了。就跟有只手突然掀开帐篷帘子，一道强光陡地刺在他脸上，让他往后一仰。他想，要有什么事了。他不知会出什么事，可他觉着，要出事。

果然，晚上老王来了。老王眯眯笑，说，我们研究过了，可以奖励你一次。

他说，是不是有了进展？

老王说，重大突破。然后仰面倒在床上。

他说，那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感谢组织上还信任我。

那道强光刺过来了，刺得他心疼。他突然明白过来。

十二

又是一夜没睡。他不知能紧张成这样。刚宣布“两规”时没有这样，刚审讯时也没有这样，儿子来看他了，能紧张成这样。

他把气功练了两遍，不行。又泡热水澡泡了两回，也不行。他知道这一夜是完了，干脆就在窗前站着，站着站着三星就偏过去了。

想见儿子，不是很正常吗？

机关里都知道他不怕老婆怕儿子，说肖市长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儿子不说话。儿子也是个不爱说话的主，脸一天阴到黑。儿子跟他妈住，却常到他这来，一来就趴桌上打电脑。他说你怎么一点都不活泼呢，人家哪个小孩像你这样的？儿子

就把眼睛冲他翻一翻，继续打电脑。见了人也不理来了客也不喊，工作很忙的样子。说你要喊人啊，他就说，嗯。说你要出去玩玩，多交点朋友，他还是，嗯。有一点很奇怪，他有话愿跟何娴说，学校有什么事，老师有什么话，都是何娴传过来的。后来跟何娴断了，这孩子没地方去了，就时常没来由地发火。一发火就不吃饭回家一百个不吭声。他说，你想吃啥？你好歹吃一点嘛，你说话啊小老子哎？许馥兰气得猛扇自己耳光，说是前世造了孽，生出这么个讨债鬼。而他恰恰在这一点上跟儿子连着心。

这不叫怕儿子，说怕是不对的，这叫连心。儿子从小身子弱，吃药打针多了把性子也打弱了。从小就被人欺负，上高中了还被人欺负。他知道被欺负是个什么滋味，这他有体会。欺负不是踢一脚打一拳，也不是挨白眼遭奚落，而是被作弄被戏耍，是从里到外透着心凉，从骨子里觉着矮人一头，是想巴结都觉着自己不配。

儿子不缺钱花。他身边也有几个混吃混喝的主儿，成天张罗着让他过生日过平安夜，也就是让他买单。他知道这样不行，儿子也知道这样不行。他琢磨过让儿子出去打工，去干点体力活，把身子骨先强起来，儿子也答应了。可一个月不到就挺不住了，还捎带着把烟也吸上了。他说，你还有一点志气没有？儿子眼就翻白了，多少天不说话。他说，我真的希望你能站起来，站起来你懂不懂？

儿子大学毕业了，有人就建议让他去国外读几年。他琢磨着也行，就是混不来博士硕士，能把外国话学会也行。再说去了国外，身后没了指靠，说不定就站起来了。护照办好

了，那边的一切也都预备下了，儿子却不干了，说是没劲。你要怎么着才有劲？你能靠老子一辈子？现在，你还指靠谁去？这一天迟早要来的，不是横着来，就是竖着来。儿子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

问题在于，他也无法把话说明白。身边有人站着，能说什么？就是身边没人，这种环境里谁能担保没有监控？就是真没监控，谁又知道儿子会怎么想？儿子会怎么做？说不定他以为他能救他老子呢。

这是个决战时刻。一步棋走好了，一盘棋就活了。你只要到了那边，自然有律师找你。然后生活不愁，你安心上学。然后，这边的事一了，后边就跟上来了。你只要稍微聪明一点，你就知道这一天早就给安排妥了。但你要是去不去，什么都可能泡汤。再过几年，什么都会变。那帮人能干得出来。他们不是什么好货。

为这一天，等待了几个月。这一天真来了，他却不知该怎么办了。

十点来钟，老王把儿子带进来。老王吃了一惊，说你怎么憔悴成这样？

他把脸苦着说：昨晚没睡好。

老王说，想儿子想成这样。行，你们聊吧，中午饭我来安排。

屋里就安静下来，他看着儿子，儿子也看着他，两个人都有一点变化，很陌生的样子。他说，你还好吧？儿子也说，你还好吧？他说，还行。儿子也说还行。

他说，你怎么还不走呢？儿子不吭。是钱没了？儿子摇

头。是护照没了？儿子还是摇头。那你是为个啥呢？你说话啊？

儿子就翻眼了，说不出话来。这种没出息的神态他太熟悉了。

这时，他突然觉着胸口裂开了，一股腥臭的气味涌上喉头，直冲脑门，把头毛都支楞起来。他跳到儿子跟前，甩手就是一大嘴巴。儿子长这么大，还没打过他。儿子也有一米七几的个儿，可这一巴掌好像把一辈子的精气神都用进去了。把儿子打得一滚，从写字台那儿滚到墙角。

儿子蒙了，好半天才哭出声来。

他骂：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，你指望老子养你一辈子啊？

外屋有人进来，拉起儿子说，真打啊？

儿子哭道：何姨讲你没事的，我要等你出来，我要你送我。

他又扑上去，抡圆了一巴掌。说，放屁！这一巴掌更重，但却像没有打在儿子脸上，倒像是打中了自己。一根筋突然抽去了，整个胳膊折了一样，软软地垂下来。紧跟着就抽搐了，手指也麻了，死鸡爪子一样向里蜷曲。他抱着胳膊，自己也蹲了下去。

后来老王也来了，说了些宽慰的话，又带儿子去餐厅吃饭。

他抱着胳膊站在窗前，看着这一行人从小道上拐过来，消失在树丛后面。他看见儿子气鼓鼓的样子，义无反顾的样子。儿子总算有了点怨恨，这一去也许真的不再回头了。

儿子你大胆往前走啊，莫回头啊。

他这才觉着有些心酸，空空的没有着落。仿佛儿子小时第一次送上幼儿园，儿子哭着从屋里追出来，他慌忙逃走，儿子追不上，扑倒了，爬起来又追。他躲在墙角偷偷看，听儿子绝望地哭喊，那种感觉，撕心裂肺。

现在，儿子绝望了，他也就不用担心了。就是枪毙了，也值了。

十三

肖建国被枪毙的那天，王启明特意从北京赶过来。他曾经是办案人员，省高院打电话征求了他的意见。说如果愿意来，法院可以安排。王启明明白，这不冷不热的态度其实是一种补偿。

他没能把案子办完。甚至最后庭审阶段他都没能参加。所以在表彰有关办案人员的时候也自然没有他王启明。当然这就不是他的问题了，当初专案大组会议几乎一致认为，肖建国案是查无实据的，全部移交给省反贪局做善后。当时他还企图坚持一下，希望能到美国把他儿子的开支情况查清楚，这也是对肖建国本人负责任，但在那种情形下这等于要求去美国旅游。

事实上，肖建国的马脚恰恰是在美国露出来的。肖建国是接受贿赂了，只不过不在国内，在国外。肖建国是有巨额财产，只不过不是人民币，是美元。这项工作是取得了重大胜利，只不过不是他王启明取得的，是反贪局。人家是出国

办另一件案子，顺带着就把桃子给摘回来了。差别就在这儿。

运道背成这样，他连摇头叹气的劲儿都没了。

这天天阴着，说是要下雨又一直下不下来的样子。其实气温和北京没法儿比，他觉着还是有点冷，原本扔在宾馆里的大衣也套上了。到了外面才发现，居然零零星星飘起了雪花。雪花细细的长长的，柳絮飞扬的样子，惹得广州人欣喜若狂。一些小孩子在大街上追逐嬉戏，而成年人还故意换上拖鞋在外面晃来晃去，做出各种姿势拍照片。

法院的同志跟他解释，这是广州难得一见的场景。他笑笑说，说明我这人运气还不错，什么好事都能赶上。

这一年又过去了。他做了，努力了，却什么也没留下，就像这稍纵即逝的雪。本来以为这是一次机会，赶上了一趟车，其实这车根本没有目的地。人生也就这样了，你自以为可以把握，设计了很多具体目标，很细致，很阶段，其实从总体上看，谁又不是盲目的呢？接下来的日子不知会怎么样，也许能有一个安排，也许什么也没有。不过也无所谓了，大不了再去北图给自己找一个座位，俩火烧一碗汤就能打发一天。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，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，想想，也就踏实了。

公判大会开始前，意外地见到了何娴。他是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座的，但因为没职务，也没工作上的理由，省高院同志很抱歉地把他领到了后排。席卡上写着：王启明。他说，我就不用在台上了吧。可他们说，待会儿领导还要介绍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一眼就看见了何娴。

何娴穿一身雪白的连衣裙，浓妆艳抹，坐在第一排。这用意是十分明显的。省高院的同志说，这女的要求见肖建国。要求过几回没同意就来这一手。王启明心里一动，立马有了针刺的感觉。

他说，我要见一次肖建国，可以吗？

他们商量一下，同意了。

一个法警带他进去，说，只能谈十分钟，然后就守在旁边。

肖建国新修的边幅，脸刮得挺干净，棉囚衣里头的西装也是新换的。见到他，两眼亮了一下，然后又慢慢暗下去，那丝悲凉是从眼角的颤动中透出来的。

王启明掏一瓶半斤装五粮液，说喝一口吧。

肖建国摇头，说喝过了。

王启明自己先喝一口，又递给他，说再喝点儿。

肖建国接过瓶子凑着光看了看，说，这是假酒。

王启明窘着，说不可能吧？

肖建国抿了一口，说，刚才给我们喝的也是假酒，不过能给假酒喝也不错了，这是老规矩。完了就嘿嘿笑，笑个不停。

王启明有点发毛，就问，还有什么话没有？

肖建国摇头。

法警说，时间差不多了。

肖建国突然扔掉瓶子，左手抓着王启明不放。王启明看到，他的右手始终蜷着，手指鸡爪似的收缩起来。

肖建国喊：那钱里头有一万二是我自己的，你一定给我反映上去！

王启明问，什么钱？

肖建国说，就是存在美国给我儿子的钱。我出差费里头省下来的。他们没收了我儿子吃什么啊？那是我省吃俭用的钱！叫着就双膝着地，又要磕头。

王启明想推开他，又推不动。那种透心的彻骨冰凉就从脚底下漫上来，一点一点把他剷住了。不能两次给一个人磕头，他忽然想到这么一个哲理。

肖建国仰起脸来，渐渐地眼睛就模糊了，然后那滴浊黄的泪就一直挂在脸颊上。一直到押出去他也没擦。

王启明本想告诉他，今天还有一个人来为他送行。这个人还真有勇气，有点让人感动。后来见他那样，他也就没说。其实说了也没多大意思，他心里牵挂着的也就是儿子。让他带着这点牵挂上路吧。

宣判时肖建国再没有更多的表现。他是被两个法警架着的，想有什么表现也不大可能。只是他那只像鸡爪一样蜷起来的右手让王启明印象深刻。从台上看出去，那鸡爪依然抽动，活灵活现，一下子就让人想到那个下午，那一巴掌。那是一个父亲能给儿子传递的最后嘱咐。现在谁都懂了，可当时谁也不明白。

王启明也没去反映什么一万二美元的事，他觉着，这很滑稽。肖建国是怕他儿子沦落成孤儿，在美国受苦，肖建国对这个最敏感。其实他儿子已经是孤儿了，这不是钱能改变

的。

其实孤儿也未必不能成才，肖建国不就是孤儿吗？

他想把这意思等散会以后说给何娴听，可是散会以后他没能见着何娴。人们拥挤着吵嚷着，争相去看罪犯是怎么死狗一样被拎上车，又是怎么被一枪剥夺了生命。也许就在那一刻，何娴便泡沫一样消失了。